

『人道遠征』的B-10轟炸機

· 蕭文 ·

一九三四年，美國馬丁公司研發的B-10轟炸機首次服役，它是世界第一種全金屬單翼轟炸機。我空軍於一九三六年購入九架B-10 (Model 139WC)。擁有的數量雖不多，卻在空軍發展史及對日抗戰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泰國皇家空軍曾使用此型機，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，爆發泰國與法國爭奪印度支那領土的「泰法戰爭」，泰國投入六架B-10參戰，並參與一九四二年入侵緬甸的戰役。

在我國，B-10轟炸機最足稱道的就是空襲日本。它是第一次飛到日本上空的軍機。面對日本的優勢兵力，中國部隊節節敗退，面對此種局面，為振奮民心士氣，有人提出派空軍遠征日本，因為空軍是能夠超越地形障礙的軍種。這個提議對空軍是一項重大的挑戰，空軍需要謹慎的思考。首先是距離，從寧波到日本九州八幡的距離是九八〇公里，到日本的佐世保是八六四公里，是最短的航程。最後確定的航程為從寧波到日本九州北

部的福岡、佐世保、佐賀、長崎等地。其次是機種，我國的長程轟炸機有俄製的TB-3重轟炸機六架，以及美國的B-10九架。B-10的航程是一二四〇公里，最大時速為三四三公里，往返時間為六小時；TB-3的航程為二〇〇〇公里，最大時速為二五〇公里，往返需要六小時五十分。從航程與速度來考量，最後選定B-10。每架B-10的載彈量為一·二五公噸，由於長程轟炸機數量有限，轟炸效果有限，如何以有限的兵力達到最大的效果，於是一個替代方案被提出來，投擲紙彈，紙彈即宣傳單，認為投宣傳單比炸彈要來得更有意義。因此，這次轟炸稱為「紙片轟炸」或「人道遠征」。

為使B-10能順利執行任務，而將炸彈艙改造成一個大型油箱，以增加航程，並在沿海選擇寧波為前進基地；挑選三個機組人員在四川成都的鳳凰山基地進行一個月的夜航訓練。

空軍沒有海上長程飛行的經驗，而且又是夜間飛行，夜間飛行沒有天

地線可供校正。當時軍事委員會的顧問建議，聘請一位美國飛行員執行此項任務，這位美國飛行員索價十萬美金，以當時的幣值而言，是一筆很大的數目，於是蔣委員長決定派我國飛行員執行此項任務。面對此項艱巨的任務，空軍由上到下，包括出動的機組員，都認為這是個存活率極低的任務，出動的機組員需有犧牲的打算。



準備遠征之B-10轟炸機，編號為1403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十五時廿三分，兩架B-10從漢口王家墩機場起飛，升空後，向南直飛，避開長江沿岸日軍據點，轉經南昌、衢縣，於十七時五十五分抵達寧波社稷機場加油。一四〇三號機由空軍第十四中隊隊長徐煥昇駕駛，蘇光輝為副駕駛，劉榮光為領航官，吳積沖為通訊官，一四〇四號機由第八大隊第十九中隊副隊長佟彥博駕駛，蔣紹禹為副駕駛，雷天春為領航官，陳光斗為通訊官。當晚十一時卅分，寧波社稷機場響起隆隆的引擎聲，在沒有人送行的情況下，兩架B-10在漆黑的夜空中起飛，為避免曝露行蹤，飛機關閉座艙燈與航行燈，徐煥昇交待陳光斗拍發第一通電文：「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，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敬禮，以示參與此項工作之榮幸，並誓以犧牲之決心，盡最大努力，完成此非常之使命！」大有一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氣概。

這是中華民國空軍首度夜間跨海長程飛行。兩架B-10在東海上空，以三千米高度，朝八百多公里外的日本長崎飛去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沒有天地線與地標可以校正航線，這是一段長時間的摸索飛行，機



一九三八年五月廿日，馬丁B-10機以紙彈轟炸日本返航後機組員合照，左起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、佟彥博、雷天春、徐煥昇、劉榮光、軍政部長何應欽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組員依賴廣播電臺的電波來校正航向，以及瞭解天氣狀況。凌晨二時廿分，遠方出現地平線，這是令他們振奮的消息，表示他們的飛航是正確的。二時四十五分，以三千五百米的高度進入九州熊本上空，下面燈火明亮，再飛抵久留米上空，地面依舊燈火明亮，飛機向北做大圓弧飛行，飛抵福岡上空時，地面一片漆黑，說明日本發現有狀況，進行燈火管制，再經過佐賀，從長崎附近出海。兩架飛機共

撒下一百多萬份宣傳單。

五月廿日八時四十分，一四〇四號機在江西玉山降落；九時廿四分，一四〇三號機在江西南昌降落。兩機加油後再度起飛，於十一時十三分，降落在漢口王家墩機場，圓滿達成任務。此時，各界人士數千人在機場歡迎，飛機降落時，掌聲雷動，非常熱鬧，相較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詹姆士·杜立德將軍轟炸日本要早四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日本熊本一帶居門打開門，看到地上都是紙片，上面印著《告日本國民書》、《告日本工人書》等字樣。這些宣傳單讓日本警方忙了一段時間，他們不知道這些紙片來自何處，將紙片拿去化驗後，從紙張的成分得知，這些紙張都不是產自日本，但又不相信這些紙片來自中國，於是他們下達封口令，禁止民衆談論這件事。

隆隆的機聲宛如一聲雷，震動著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睡夢；漆著青天白日國徽的飛機翱翔在日本領空，說明中華民國空軍也有能力在日本領空飛行。外國人認為使用紙彈是示弱的表現，但我國認為，在所能使用的飛機有限情況下，使用宣傳單的效果比炸彈更佳，這也是文化背景不同而造成不同的觀點。